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三

碑

墓誌

碑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爲食藉。山海之出以爲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熲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

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襃其能屬以大計賜内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寛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眞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

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

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莱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眞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劒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爲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劒欲絶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鋭孰可與鬬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

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旣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牓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爲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

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
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
鐵句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
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貿于邊市
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
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
鼎爲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
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
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

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
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爲利
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
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
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
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爲臣
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
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徙陝西進司封
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権酤獲

遺利葢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
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
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
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輟公以司
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貨每春取
緡直於豪家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
萬匹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
交濟制從之令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
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

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爲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奥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朞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御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禄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發

倉稟以賑之仍葺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
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
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
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
出舊城丈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
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
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
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
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亳

社進緡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録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奬勞

之及爲三司使陜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産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産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

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
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
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
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
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
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
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八月
二十七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
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

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

保任才吏數百負甞力薦吕文靖公陳文惠公
又甞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
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
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䟽通利源取
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
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
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
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

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
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無一不宜
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
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
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常寛之兮民易以趨
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
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閥不圮兮表于關中
峩峩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墓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袞字公儀世爲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汝陽之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内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鄉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爲之首覆策于廷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

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旣御大
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
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賛善大
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
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
曹南郡樹善屛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榷浙右坐
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辯之移
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
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

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
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
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
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
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便之
眞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
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
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
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兵部方將圖任

遘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
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
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奉朝
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爲右侍禁衛州兵馬監
押季曰珦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
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
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內縣某鄉某里銘
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覩逢聖神首冠俊

造翺翔入轂郁郁登瀛棨滯六曹淹恤百城晩歸内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逵天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覩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

子令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榷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

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賛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内惟節儉外豐禮於賔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潡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禄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

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
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
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間没反真於福地某於祠
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
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
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岸可遷尚有人
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

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
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
德照爲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
保考諱秀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
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象宗宜
宗道宗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
補爲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
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
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

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榷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饕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令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朞求分務南都

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
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
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
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
士昞從其補令為歙縣簿曄暕並策名曄不赴
調暕解官俱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
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淛始下關
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
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兄道宗有才

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推諾
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
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
成宗黨稱爲相國潁川公曩司漕公在武進
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
瀉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步積泉
袤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
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
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逍遥其間多素

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
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
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陁嶺之先塋禮也某
以公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
之風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
抱道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裒徙家于
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
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
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
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
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
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昌黎韓
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

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眞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

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

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盧郡以吴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貊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季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撿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

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究丘
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
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戚然出海陵之初
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眞宗
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
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擧公賢良
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
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
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

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鑑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甞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頒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竇元二

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聚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

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眞宗之初復親擢後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貽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

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

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覰
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畧寺丞俞君狀
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
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
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
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瀫皆隱於
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
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
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而

倜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
舉吳越閒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
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爲許州許
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
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秘書省著
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
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
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
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

江淮制置發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内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

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
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
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
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粮以從之
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粮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
或不支柰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
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
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
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

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粮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粮爲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有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宂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齊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

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眞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奬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船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

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命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寛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

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
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
紱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
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
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
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
葬公宮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
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爲私積士
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

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遺而還又濟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戚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舡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

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人不謂
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
今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
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
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
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
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柔而亡
其閨門之範見其潁川之誌某非特為重齊衰
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

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三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四

墓誌

墓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官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飱必躬親之至舅姑

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為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潁川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然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准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

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
曰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
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
僚屬卜善地練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
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
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邲後子孫失
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

諱廷誨父諱廷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
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
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
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
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
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
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
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
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

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
游惜其沈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
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
甞違顔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
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
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
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
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
蔡公不遠千里命賫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

矣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

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縉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詩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迴時爲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有大志

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眞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兖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坼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學

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
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
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
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
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
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
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
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

室而其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歎敎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閒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敎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

餘年公聞承祐有毋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

白執政遂罷自是蔣恵損抑禮數公有力焉在
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
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内之
荆湖閒活以閑田柰何求生而來委之兕虎蠻
亦人也義必不還茍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
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
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
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色
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

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許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歳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享于眞皇眞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廼眷正人叅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

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爲陂兮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

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眞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

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聲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毎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髙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敵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

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秩滿拜祠部郎

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朞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

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
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
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
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
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
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淸臣
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
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判湖北
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

競進羨餘幾千萬蘄助軍之舉實瘡痍細民以爲己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

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
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
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
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
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寢遣之公得領
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
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廼息肩
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
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

道朝廷加賵賻焉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
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
弟過期不入輟所乗馬以償之公因閲家藏書
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
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顔魯公爲尚書時乞
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摹之遍遺親友閒其
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
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
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

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

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
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
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
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
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
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
徒勞者久之公爲郎以歳課當遷願移厥恩召
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
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

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實元揔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去前年吴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凊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毖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

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
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
銘曰　嗚呼人之淸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
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
矣如川惟淸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
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
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
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

賈公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竄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

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鬬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

滿除開封府功曹叅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繫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

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摧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奬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旣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摧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衞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畧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

是弗辟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覩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敎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

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究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隷于辰州而驕蹇徂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羲益横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猒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羲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爲難治以公神明之

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寛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

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屢業登進士第爲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

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寬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

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
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産雲中
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
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
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黙計之曰漢人吾曹
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
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
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

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眞宗憫
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
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
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戎兵屢
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廹寨圍而噪之
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
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
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
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

敢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
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
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
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
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
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策第一乃
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
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
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

天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
鳳路經略使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
遣中人尚醫診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
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賵賻焉
經略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
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
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
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
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

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略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蔭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天護幼亡次曰洵頴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略之游舊矣

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
嗣挺國之器厥後旣隆又壽而終天子賵焉大
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
薨聞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賵賻加
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来

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覇業旣成遂爲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廕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賓生三子

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實典稟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

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
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
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
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
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
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
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
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

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
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
募商以内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
饒菽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
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廥自是
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陜西兵食不足困
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
先寛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
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

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
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
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
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
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
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
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
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

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戸部侍郎知陜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禄復損民有

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涂廢冥
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
多弛廢西羌狡很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
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
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
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
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
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

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冑復呼民登陴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殁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柰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享廟食于兹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

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既殁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穰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

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大宂宜遣使揀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弃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槀累篋及其沈病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攜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

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陜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

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
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
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
威罰令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
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爲之銘銘
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
入輔樞軸作爲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
藩宣允專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
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

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栢青青
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四